

27.01



通志文獻

第六輯

7/1000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莲湖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安市莲湖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审稿 杨树萱
巴瑞明
张 鹏
宁保勋
海志明
黄士楨

344/3

莲湖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西安市莲湖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内部资料)

陕西省内部图书准印证：11044号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目 录

人物春秋

回忆李宗仁将军与第五战区青年

抗敌学生军团……………王菽青 (1)

冯玉祥先生轶事……………尚者炎 (9)

冯玉祥将军二·三事……………张配天 (14)

邵力子主陕兴农记事……………卜兆祥 (18)

回忆我的父亲马德涵

……马敦口述 巴瑞明 海志明整理 (22)

马师端先生和他创办的回民图书馆

……………哈雄岐 巴瑞明 (36)

姚将军轶事……………姚志钊 (55)

李百川·其人其事……………张本烈 (61)

我所认识的英国友人荣卓志先生

……………黄士楨 (64)

历史记事

西北民主青年社秘密联络点工作

回忆……………王维祺 (71)

抗日战争时期西安第一俘虏收容

所.....黄潭影 (80)

国民党战干四团的结束.....薛知行 (85)

晋陕监察使一次省东巡视.....徐文华 (89)

回忆参加山东曲阜地区土改工作队

工作片断.....王秀奇 (92)

回忆华山战斗

.....刘吉尧口述 王秀奇整理 (96)

史料实录

抗美援朝时的齐齐哈尔第二机床

厂.....高连成 (105)

一九五〇年参加全军大生产片断

.....王秀奇 (110)

全国解放后禁烟戒毒取得伟大胜

利.....黄士楨 (114)

解放后西安市人民政府封闭妓院

工作琐记.....徐文华 (118)

西安市劳动习艺所的轶事点滴

.....徐文华 (125)

金融史话

建国前陕西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业

发展史略.....卜兆祥 (127)

漫话西安私营裕华银行的投机活 动.....	卜兆祥 (138)
解放前西安的黄金市场.....	卜兆祥 (141)

文化教育

西安市级干部业余文化学校.....	黄典文 (146)
活跃在西安市莲湖区的一支民族 教育科研队伍.....	巴瑞明 (152)

回忆李宗仁将军与第五战区 青年抗敌学生军团

王 菽 青

“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者挑起了侵华战争，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战事节节失利，平津、南京相继失守，津浦线上的济南，明光等地先后告急。江苏、安徽、河北等省的难民，像流水一样涌入徐州。那时我正在中学读书，日机几乎每日不断对徐州轮番狂轰乱炸，有时警报全天不得解除。空袭后的徐州城，房倒屋塌，被炸死的无辜群众尸横街头，到处人心惶惶，学校当局被迫宣布停课。目睹日寇惨绝人寰的暴行，我和同学们纷纷自发的组织起来，成立抗日宣传队，在街头进行宣传讲演，揭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暴行，并自编自演街头剧，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

当时徐州属第五战区，战区司令为李宗仁将军，司令部就设在徐州。将军看到大批流落的知

识青年露宿街头，缺衣少食，又都是一腔抗日救国的热情，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收容来徐州的青年学生机构——第五战区青年学生军（后改名为第五战区青年抗敌学生军团）。

我和同学张友朋、沙玉民、盛亚之等，参加了学生军的行列，决心为抵抗日寇的侵略，投笔从戎，奔赴沙场，报效祖国。不到一周时间，流落在徐州的男女知识青年就有一千多人踊跃报名，其中不乏北大、清华、南开、山东的大学生。学生军共分四个中队和一个女生队，分驻在徐州中学和女子师范等校的教室内。

1937年12月，徐州被日军四面包围，局势相当严峻，随时有陷落的危险。同学们义愤填膺，纷纷上书司令部要求开赴前线杀敌救国。一天傍晚开过饭后，紧急集合（当时我隶属第二中队），列队后，由中队长（是位少校军官、姓名忘了）对我们中队一百多名同学讲话，他操着广西口音的普通话说：“徐州战局吃紧，同学们上书给司令长官的信，司令都看到了，对同学们的抗日情绪和热爱国家的精神很受感动，但是考虑到大家都是国家将来的栋梁之才，不同意在没有经过训练的情况下就奔赴疆场杀敌，司令官

考虑到这一点，准备把同学们输送到后方安全地带，培训后再为祖国报效出力”。他还说：“司令长官最近心情很不好，原因是敌区司令部向最高军事委员会报请收容训练这批流亡爱国学生的经费和物资，未被蒋委员长批准，因此对同学们的一切供给，如伙食、服装等，都是在广西军队军费报端困难的情况下拨出来的。所以要讲这些，就是要请同学们多加谅解”。这位中队长讲到这里眼睛湿润了，拿出手帕擦了擦，接着又说：“今晚十点钟咱们就要开拔到后方去，如不愿去，可以自动回去”。讲完话向同学们敬了个军礼走了。此时同学们的情绪十分激动，热泪盈眶，有的竟已泣不成声。

当晚十点钟，经中队长及分队长清点人数后，二中队的一百五十八名同学全部到齐，感动得中队长连声称赞道：“个个都是好样的，人人都是爱国青年。”

在徐州北站已有一列升火待发的火车，机车头上冒着浓浓的黑烟，像一条巨龙卧在铁轨上。我们按着一、二、三、四中队和女生队的排列，二中队分得了两节闷子车皮，同学们把军毯打开，横七竖八的睡下了，有的畅谈今后抗日打

算，有的谈到胜利后的设想，有的相互鼓励着，有的哼着大刀进行曲……。一声汽笛长鸣，列车启动了，向开封方向奔驰而去。我们这时的心情异常兴奋激动，不约而同的唱起抗日歌曲，此时的我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抗日救国的热情与思家想念双亲的苦痛心情交织在一起。不知谁喊了一声“下大雪了”，同学们都争抢着从小铁窗往外看，只见窗外大雪纷飞，铁路两旁的树上已厚厚地积满了一层，大地上已是白茫茫的一片。

翌日上午，列车到达河南信阳车站。饭后队伍沿着公路进军，天已放晴，公路上的积雪开始融化，同学们踏着泥泞的公路前进，突然传来一阵响亮的军号声，同学们不懂号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中队长发出洪亮的声音：“请同学们赶快把军大衣翻过来穿上，就地蹲下不要动，有空袭警报”。不久，只见三架机翼下涂着“膏药旗”的飞机，低空而过，好在大家都翻穿大衣，白布衬里和积雪混为一色，敌机未能发现什么目标，随即掠空顺公路向北飞去。不一会，就听到猛烈的爆炸声和机枪扫射声，估计敌机是空袭信阳城了，又不知有多少无辜同胞惨遭死伤，毁坏了多少房屋，这滔天罪行，总有一天要清算

的。

终于走到了目的地——河南省横川县，我们二中队被分配住在文庙大殿里。由于长途的跋涉，同学们都感到疲倦不堪，把背包一放就都倒在地上铺着麦草的铺上了。直到集合哨声响后，才都懒洋洋的爬起来到院子里排队，中队长看到我们这群学生的狼狈像，笑着说：“同学们要挺起腰杆，锻炼吃苦，才能扛起抗日救国的大旗，担负打击日寇侵略的艰巨任务……”。他要同学们马上去吃饭，美美地睡一晚上，明天去聆听长官训话。同学们勉强的吃了几口饭，就又都一个个的躺下了。

天色朦朦亮，起床的哨音就响了，饭后排队到县体育场。一千多名同学把个不大的操场挤得满满的，方队中间放着一张大方桌和几把老式的坐椅。不一会儿只见一位身材不高，但非常魁武，全付武装，披着一件黑色斗蓬的将军，身后跟随着几位将领，迈着矫健的步子走进会场。只听一位披着红色授带的总值星官喊了一声“立正”，这时全场鸦雀无声，这位将军微笑着不停的向同学们招手，口中连连称赞着：“好、好、好”，同学们个个瞪着大眼，默默的注视着他，心里都

想这一定是一位很大的官，但究竟是谁呢？这就是李宗仁将军。将军站在方桌上，用有些听不懂的地方口音对我们说：“同学们，今天我能和大家在一块，感到很高兴，你们都是祖国的栋梁、国家的人才，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投笔从戎，从学校走向军营，这种爱国精神，使我万分钦佩，不久你们即可奔赴疆场去收复失地，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我在这里向同学们表示感谢”。接着将军又把当前的形势和战局作了论述，阐明中国抗日必胜，日寇必败的道理。将军的讲话，不时赢得同学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最后将军宣布：“你们这支学生队伍，从今天起定名为‘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学生军团’，由我亲自担任校长，张任民中将任副校长，潘宜之少将任教育长”。在同学们高呼“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中散会。从此，同学们步入了既严肃紧张又愉快活跃的军事训练之中。

一天晚上，我和同学丁德明站午夜十二时至二时的大门岗哨，身上虽然穿着棉衣，戴着棉军帽，但仍经不住凛冽寒风和纷飞雪花的侵袭，手中抱着汉阳造步枪，上着光亮的刺刀，格外觉得浑身冰冷，冻得麻木的双脚，不得不停在原地踏

步。大约在凌晨一点前后，忽然听得远处有踏着咯吱咯吱积雪的脚步声，我不由得警觉起来，借着雪色隐约的看到有几个身影大步流星向着大门走来，我迫不及待的拉动枪栓，大声喊了口令，对方回令后，就听见一阵爽朗的笑声，当他们来到我面前时，看见他们的帽子和服上都落了一层雪花，“小同学你叫什么名子？”当我立正回答后，接着他又问我多大岁数了？啊！我听得出，也看得见了，他不正是我尊敬的校长李宗仁将军吗！顿时我激动的热泪夺眶而出，心脏像只小鹿似的蹦蹦跳个不停。我连忙回答“十六岁了。”将军伸出他那双温暖而又带些寒意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又握着我的手问道“冷吗！想家不想。”我回答说“不冷，不想家，没有国那有家呀！”稍停片刻，校长对身旁的张任民副校长和教育长潘宜之两位将军说“多好的孩子，中国有救了，战败日本我们必胜无疑了。”当将军俯身看到我双脚已被厚厚的积雪复盖着时，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起来，带着有些气愤的语言说“为什么到现在还让学生们穿单布鞋，冻坏了手脚能行吗？……。”第二天军需后勤就给每个同学发了一双棉鞋和一双棉手套。

转眼间，几个月的紧张军训结束了，学校有计划的分组培训，分有政治、军事、艺术组。我们年龄较小的男女同学统统被编入艺术组，迁往河南武胜关鸡公山避暑山庄改名为“第五战区抗敌艺术学校”。校长为万籟天，教师有田汉、洪深、严恭、沙梅等艺术束，设编导，表演、化妆、舞台装置小组，经短期学习后，被分配到各部队，随军开赴前线，担任抗日宣传工作。

在艺术学校期间，除了教育长潘宜之将军来校几次视察外，再没有见到我们尊敬的校长李宗仁将军。不久，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才知道李宗仁将军给我们讲话不久就亲赴徐州司令部坐阵，指挥台儿庄战役，给日寇板垣师团以沉重的打击，取得在苏北战场上的伟大胜利。

虽然李宗仁将军逝世已经数年了，但他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功绩，对青年无微不至的爱护精神，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冯玉祥先生轶事

尚 者 炎

1928年9月，冯玉祥先生来西安巡视，10月，赴南京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职，由西安回到开封小住数日，摒挡行装，准备进京。

他这次进京，所带官兵和随员较多，显得格外威严，如特种兵师师长徐廷瑗率领钢甲车两列；手枪旅旅长刘汝珍（刘汝明之弟）率领手枪兵一旅；还有陈天秩的将校队等部。行军序列是这样安排的：先由一列钢甲车作为前导，在前开路，继之手枪旅列车随行，然后是冯先生和总司令部各处随行人员以及将校队等列车，最后又是一列钢甲车殿后。

冯的专车，速度很快，途经中小车站均不停留。专车每经一站，车速并不减缓，仍以高速向前行驶，为要换取“路签”（是站长准许火车开行的一种信符），车站站长闻听专车将进站的汽笛声后，立即衣冠整齐，站立在站台边沿，一手高

举路签（是一直径约五寸左右的铁环，下坠一个牌子，形同钥匙一样），一手执绿旗，（夜间则是绿灯）让火车通过。这时机车上的司机，站在机车门口，左手紧握车上的拉手，右臂向外直伸，同时将肘部折而向前，成九十度的直角形，当火车行经站长面前时，司机的手很迅速的穿入铁环，路签即套在臂上，同时将在前站所领的路签掷下站台。专车若到大站，如归德、徐州、蚌埠……等站，因要加煤添水，才停留几分钟。为了不耽误行车时间，在专车未到站以前，站上就准备好一个装足煤水的机车在等候着，一俟专车到站，立即卸掉原来的车头，换上准备好的车头，继续开行。我们从开封出发，直到徐州车站，才停车换头。

专车到徐州站时，当地的军政长官和仕绅已在车站鹄立，恭候冯总司令到来，表示欢迎。他们以为总司令一定坐在头等车上，所以车刚一停止，他们便一齐拥向头等车旁。这时总参谋长秦德纯由车上走下来，对前来欢迎的人员说：“总司令在后边车上。”秦边说边领他们向冯的座车走去。冯此时也已下车，与欢迎人员一一握手致意，并请他们上车茶话。

原来冯总司令乘坐的是一节外表上看去很不美观的装运货物木质“闷子车”。这是在北伐战争期间，为行军指挥作战，特为冯改装的一节座车，在车厢里隔出一间房子，内设置有床铺，桌椅等用具，以为办公和召集会议之所。我乘坐这样专车习惯了，后来独自出外工作，搭乘特快客车，反觉得车行缓慢呢。

浦口车站，是津浦路终点站，车站建筑在长江北岸江边上。出了车站，便是渡江的轮船码头——那时不特不能设想长江铁路大桥，就连用轮船载运火车过江的“轮渡”设置也还没有，乘客下了火车，走出车站，登上渡江的小火轮（船）到达南京城外的下关。

冯先生抵达浦口时，蒋介石亲自过江，到车站迎接，并同乘兵舰过江。事隔六十多年了，这艘兵舰的名称我已记忆不清了，只记得那兵舰的舰长名叫吴双柱，是陕西澄城县人，他还鸣放礼炮，向冯致敬。

冯在南京的行辕，（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行辕）设北城仪凤门内三牌楼地方，其扈从部队防地，除手枪旅曾凌云营长带手枪兵一营和将校队驻扎在行辕附近作护卫外，其钢甲车